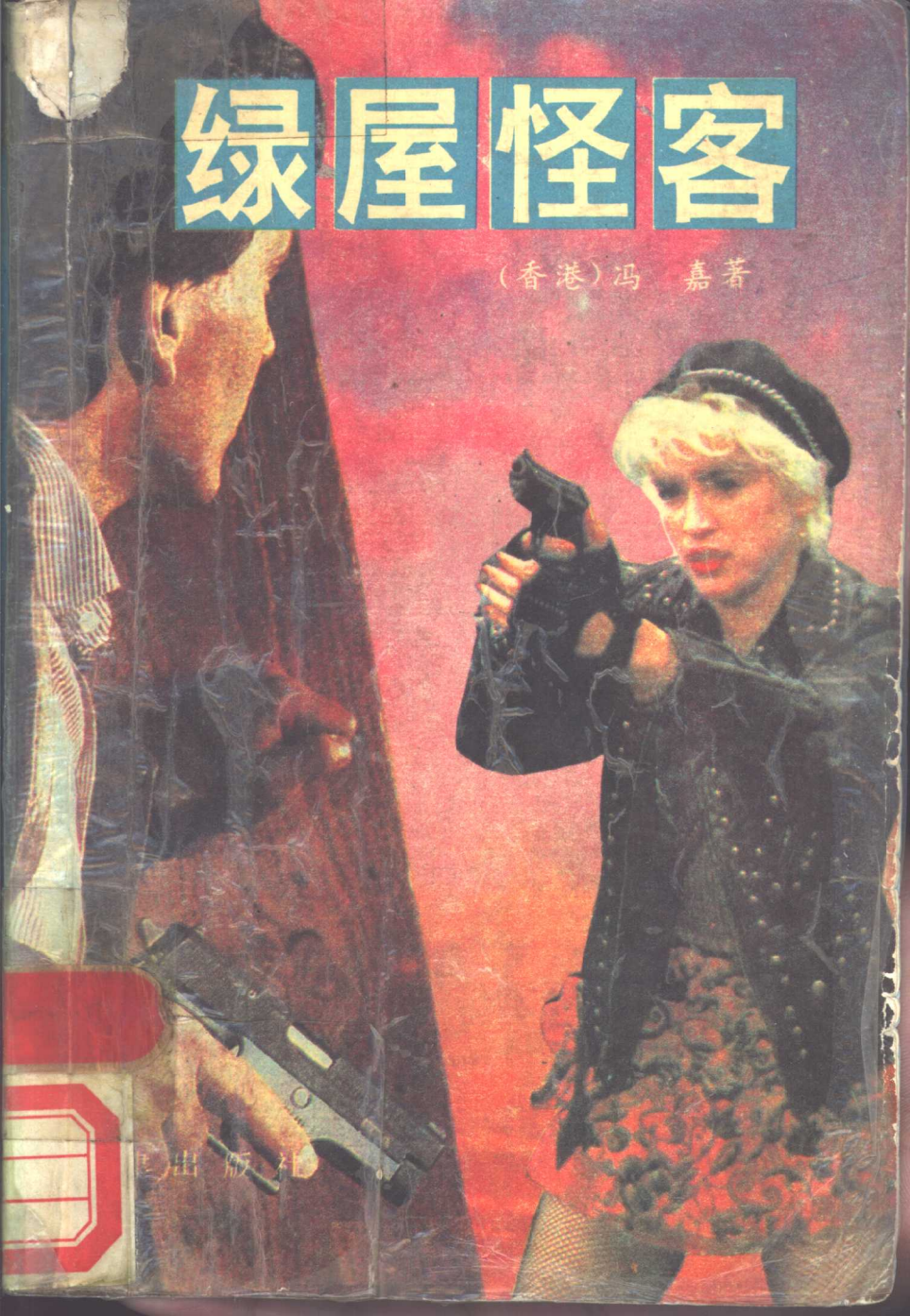


绿屋怪客

(香港)冯 嘉著



广州出版社

106885

I247.5
3740

绿屋怪客

冯 嘉 著



京电力大 00171126

法律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香港巨富之女晓韵被黑社会歹徒劫持，倍受凌辱，惨遭毁容，以致神志失常。此后便终日在病院作画，画中每每出现神秘的“绿屋”，令医生、警探百思不得其解。

奇侠司马洛受命侦查此案。入院第一天，主治晓韵的白人女医生、美丽的郭苏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次遭劫，案情更趋复杂。司马洛匹马单枪，勇闯虎穴，欲救苏珊于死亡之境……正所谓英俊多情男儿，适逢浪漫痴情少女，二人相见恨晚，更觉良宵夜短……孰料，曾与司马洛多次以“夫妻”名义合作的谍海女侠秀丽正受雇于军火商，乌黑的枪口已无情瞄准司马洛……

本书案中有案，情中寓情：黑社会派系间内讧陡起，兵刃相向，轿车被炸！亲子被绑！赌场老板死于非命！司马洛女助手惨遭横祸！绿屋主人风流诡异，是否真凶？……其间险象环生，悬疑迭现，堪称冯嘉之佳作。

绿 屋 怪 客

(香港) 冯 嘉 著

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

1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210千字

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0

ISBN7-5036-0462-X/1·33

定价，2.90元

目 次

画中绿屋.....	1
探查凶手.....	28
哑女朋友.....	63
遇合作者.....	93
房中有画.....	119
炸弹风波.....	147
枪战胜利.....	181
绿屋主人.....	
水落石出.....	

画 中 绿 屋

那间医院连外表都不象是医院，而里面工作的人亦不象是医生或者护士。

司马洛对那个经过的美丽女郎说：“你是护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个女郎说。

“但你并没有穿什么！”司马洛说。

那个女郎吃吃笑起来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我里面是没有穿什么，但是外面这件衣服可不太薄，你怎么看得出来呢？”

“呃——”司马洛有点窘：“我是说，你没有穿制服。”

“这里没有穿制服的。”那女郎说。

“噢！”司马洛说：“那么——”

那个女郎一手穿过他的臂弯把他挽住，说：“来吧，我带你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去，我们去那儿好好地谈！”

她太亲热了，使司马洛觉得不大妙。

司马洛说：“呃……不静的地方也一样是可以谈的。”

“但是你不喜欢女人穿着衣服……”

这时后面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莉碧嘉不要这样，这位先生的太太在外面等着！”

莉碧嘉立即把手抽回出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先走。”

司马洛转过来，看见这个救他的女郎是一个栗色头发，有着灰蓝色眼珠的欧洲人，相信还未到三十岁。她也是打扮得很时髦，一件黑色的无袖T恤衬着紧身的黑裤子，露趾的金色高跟鞋，腰间一样金色的腰带在侧面缚一个大蝴蝶结，就使这黑色服装变得富有魅力。而且黑色与她的皮肤白皙是很配衬的。

“多谢你为我解围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郭苏珊，”她说：“我是医生。”

“你们这里真的没人穿制服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没有。”郭苏珊说：“这里是一间精神病院，假如使病人记起自己正在接受治疗，而医生护士与他们有明显的不同，那是不大有帮助，是吗？”

“有道理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制度的医院！”

“是这样首创的，”郭苏珊说：“刚才那是一个病人，她对男人都很有兴趣，这是她的毛病。”

“但是我的太太并不是在外面等着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太太！”

“她不能忍受有太太的男人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是一个有太太的男人使她受了刺激而进入这里的，我们认为这种抗拒性可以保留！”

“你……不象是一位医生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医生呢？也许只是一个喜欢扮演医生的病人。”

“我是医生，”郭苏珊说，她那灰蓝得很可爱的眼珠平静而没有表示反感：“但是你是谁呢？”

“我叫司马洛，”他说：“我是来……”

笑了起来，“其实，可以说我也是一个新来的病人。”

“你不是，”郭苏珊冷酷起来：“请别开玩笑，你究竟来这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来这里看余小韵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余小韵……”郭苏珊说：“你是她的什么人？”

“她的父亲没有通知你们吗？”

“哦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你原来是那位私家侦探！”

“我不是私家侦探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但是余先生说由你来调查一下余小姐的事情！”

“我不是私家侦探，也一样可以做这工作的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不要紧了，侦探也好，不是侦探也好，总之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人。”

“你不能跟余小韵谈话。”郭苏珊说。

“假如你是担心我的……”

“我可以先带你看看她，”郭苏珊说：“跟我来吧！”

他们通过这座很现代化，象一座豪华酒店，亦象一座豪华住宅的建筑物，到了后面。那里有一片很宽大的草坪，草坪的尽头是向下斜坡，对面是远山，风景优美。

草坪的边缘，背着他们的就是余小韵，她正坐在一张帆布凳子上，面前放一支画架，正在作画。

郭苏珊说：“等她画好了之后要跟她谈好一些，你可以等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可以。”司马洛说：“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“你到我的写字间来吧。”郭苏珊说。

她又领着司马洛走，途中碰到不少男男女女，看来都是正常的，就象这里是一座俱乐部或者度假酒店，现在看不出

谁是病人、医生或护士。

不过司马洛则是认得莉碧嘉。途中，他们又碰到莉碧嘉，莉碧嘉拉住郭苏珊，说：“苏珊，这个人，他是有太太的，他太太在外面等着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我正在劝他对他的太太忠实一些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他们离开了莉碧嘉，继续走。

司马洛说：“你给我制造了一个不好的形象，医生，即使我有太太，我也不会对她不忠实的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但是你没有太太，而且你又不是来与莉碧嘉交朋友。”

“但是你似乎在增加莉碧嘉对已婚男人的敌意。”

“你在教我工作吗？”郭苏珊说：“要她提防已婚的男人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她是不能再受一次这样的打击的！”

他们转入了郭苏珊的写字间，郭苏珊关上门，拿起一副望远镜交给司马洛说：“你可以远看余小韵！”

司马洛走到窗前，那里是可以看到余小韵的，不过距离太远了，所以假如不用望远镜，是看不清楚的。

余小韵是一个美丽的少女，司马洛可以看到她的右侧面。她正在很专心、很写意地在画布上涂颜色。而她也显然是有作画天才的，画布上一幅很好的风景画已大致完成了。

余小韵好象可以感觉到有人在看着她似的，扭过头来一望。司马洛说：“老天！”

“她的左边的脸，是吗？”郭苏珊说。

余小韵右边的脸与左边的差得远了。本来应该是与右边同样美丽的，但是可惜为了某种事情而受过伤，以致这边脸

全是丑恶的疤痕。

司马洛说：“整容手术是可以把她的脸弄好的——对不起，我又在教你了！”

“她心中的伤疤要首先痊愈。”郭苏珊说：“当她自动提出要整容时，那就是一个好现象了！”

“唔，”司马洛点头说：“你是一个好医生！”

“多谢你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但这只是很基本的心理而已。”

“你姓郭，中国话又讲得好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有一个中国人的姓，你是中国人？”

“不是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我来到东方，就改一个东方人的姓，人家叫我也会较容易一些。”

“唔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是真的有志投身医学的医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郭苏珊说：“在这种地方工作，多数都是为了兴趣或者理想！”

“对了！”司马洛说：“否则的话，自己开一间诊所，胡乱给病人开一些药，钱不够用时叫病人开刀，那就可以生活得很舒服了。”

“我看你对医生是没有好感的！”郭苏珊说：“但是我也不能怪你！”

他放下了望远镜，郭苏珊则拿了过来，向余小韵望过去。司马洛在一张舒服的椅上坐下来，看着郭苏珊的背面。他说：“苏珊，你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！”

“你不是来看我的！”郭苏珊说。

“假如你的腿子能够多长点肉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你就会更有吸引力！”

郭苏珊放下望远镜，转过来瞪着他：“这不关你事！”

司马洛咯咯地笑起来：“一个还有感情的医生，我相信你会是好医生！”

郭苏珊啼笑皆非地看着司马洛：“余先生还派你来考医生的资格吗？”

“这只是我自己的主意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有许多医生失去了感情，就不关心病人，只会用药，那些都不是好医生！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郭苏珊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过我讲的也是真话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假如你多长一点肉，动作学得女性化一些——一个女人将来总是要嫁人的，没有男人愿意娶一个没有女人味的太太！”

“多谢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但关于我的讨论到此为止吧。你是为了余小韵而来的。”

“她画了多少间绿屋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唔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你的观察力倒是很强的！”

“她画上的风景，与对面的风景是一样，画得很好，但是中间多了一间绿色的屋子，风格又不同了，其他的是写实，这屋子却很抽象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相信这屋子一定有些问题！”

“是呀，”郭苏珊叹口气：“我就是希望她画得清楚些，假如有一天她能把屋里的人物也画出来就好了！”

“这地方也不错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但是，病人与医生都分不出来……”

“我们能分得出来就行了，”郭苏珊说：“我们又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来看的人分不分得出有什么所谓？”

她伸手按了一个按钮，一只柜子的柜门打开了，原来里面有许多彩色闭路电视机，可以看到医院各部份。

司马洛咯咯笑起来：“啊，原来这里实在是象一座特务机关，随时监视人。”

“我们必须观察病人，”郭苏珊说：“只是不想他们知道罢了——唏，你还有人同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两个人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他们不是我们这里的人！”

“这两个人，”司马洛说：“看来也不是好人，还是快把他们截住。”他指着闭路电视。

郭苏珊已经这样做了。她按了一个红色的按钮，通过传声器，说：“保安人员，有两个陌生人混了进来。”

“陌生人也可随便混进来吗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不可能，”郭苏珊说：“除非是冒充访客。”

他们往电视机中看着，看见有两个身材相当高大的男人出现了，正向那两个可疑人物盘问。由于这两个高大男人亦是穿普通便服，所以司马洛也不知道他们是保安人员，只有郭苏珊知道。

他们从电视机中只看到四个人在讲话，而听不到什么，不过情形看来不大愉快。跟着那两个保安人员每人捉住一个男人的手臂，要把他们“请”出去。

那两个人忽然纠缠起来。一个保安人员给一拳打开了，另一个亦给摔了一跤。

这两个保安人员正要爬起身，却给另外一个病人按倒在地上，踢了一脚。

“你的病人也参加作反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那不是病人！”郭苏珊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凶性的病人，那是另一个陌生人。老天！有很多人潜了进来！”

“余小韵。”司马洛说着，一跳就跳到窗前。

余小韵却在那边作画，静静的，屋内的混乱对她并未有影响，而她事实上亦听不到。

“我得到她的身边去，保护着她。”司马洛说：“这些人可能是为了她而来的！”

“你快点去吧。”郭苏珊说：“不，不是这边。”

司马洛打开窗子爬出去。

“你会跌死的！”郭苏珊说。

“放心好了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你会做医生，我会跳！”

“小心点，”郭苏珊说：“不要吓着余小韵！”

“这个我也会的。”司马洛说。

他一跳就跳下去，落在草坪上，便向余小韵奔跑过去。跑了一段之后，他就慢下来，改为步行。因为，假如他直线过去的话，他是会把余小韵吓着的。而且他也看到，并没有别人向余小韵走过去，没有竞争，不会有人比他先到达。

司马洛走到了余小韵的身边，余小韵没有理他，还是继续作画。

司马洛对她微笑点头说：“你这画画得真好！”

她也没有反应，就象听不到似的。司马洛一点不感到意外，余小韵就是因为这样而被送进来的，她不讲话，似乎没有了喜怒哀乐，就象变成了一个木头人似的。

“这屋子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好象到过，让我想一想……”

余小韵似乎震了一震，但是大致上却是没有什么表示，继续作她的画。

“唔！”司马洛说：“也许不是这一间。屋子是有相同的，假如知道这屋子里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，就知道是

不是同一间了！”

这是一种诡计，郭苏珊虽然是医生，但相信不会用这种诡计的。

但是，余小韵则是仍没有什么反应，似乎，她已忘记了司马洛这个人存在了。只是司马洛提到他到过这个屋子的时候她才震了一震，之后她就没有什么反应了。本来，司马洛也可以继续用这个诡计的，但是正如郭苏珊所讲的，余小韵不能够受太大的刺激的，也许一刺激之下，反而会引起反效果。

所以司马洛也不能急进。他说：“也许只是物有相同吧。小姐，你不介意我坐在这里吗？”

余小韵又是没有反应，司马洛就在她身边的草地上坐下来。以他的口才之好，他也是感到无法开口与余小韵搭讪。所以他就只好坐在那里。

余小韵继续画着她那幅油画，虽然她刚才是稍为分一分神，但是现在她又是全副精神放在那幅画上了。

司马洛仍然在注意她所画的，而他发现，现在她又不去碰画中的那间绿屋了，只是在修饰旁边的风景。这可能是一种退缩的反应，司马洛刚才提到过她的绿屋，她就不去碰了，因此司马洛更不敢再提起来。假如过度刺激，他可能令她对有关这座绿屋的印象抹去了。

有时，司马洛亦会望过去医院那边，却看不到什么动静，亦听不到声音，因为太远了。不过，他相信刚才几个不速之客是大有来历的，把他们捉下来了之后，一定可以供给他一些情报。

他也希望他能帮助捉住那些人，审问口供，但是他可

不放心余小韵，只好留在这里。

当那边的事情搞妥了之后，郭苏珊是自然会派人来通知他的。

等了很久之后，司马洛开始不安起来了。因为似乎等得太久了，也许是那些人已给捉住或逃脱，为什么还没有人来通知他呢？即使是逃脱了。郭苏珊也是应该通知他的呀。

跟着，他忽然听到警车的警号声。警车这声音是可以传得很远的，因为司马洛虽然在这样远的地方，还是可以听到。他开始感到不妙了，颈背上的汗毛也直竖起来。然而，在没有人来接替他之前，他是不放心余小韵的。

他望着屋子那边。

再过了一阵，就有一部汽车从屋子那边向他驶过来。这是一部属于医院方面的汽车。

这部汽车在十几尺之外停下来。

余小韵毫无所觉，还是在绘画。

车子上下了三个便衣的人，其中一人显然是医院中人，另外二个则是便衣警探，司马洛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
那医院中人向司马洛伸手一指说：“就是他！”

其中一个警探躲在车子后面，手中的枪露了一露。另一个警探则与那个医院中人一齐走过来。他手中虽然没有枪，但上装的衣襟却张开，显出他是随时可以拔枪的。

那警探低声说：“朋友，你最好不要麻烦，自己走过来！”

司马洛冷笑说：“我不是来找麻烦的人！”

他向他们迎过去，那警探说：“手放好一点！”他的意思是手要离开身子以免有拔枪之嫌。

“我没有枪。”司马洛说。

“你总之规规矩矩地走过来好了！”那警探说。

司马洛只好把手放得尽量“规矩”地走过去，那警探一手把他的衣领后面执住，推到车子后面，车后的警探就用枪抵住他的腰，命令道：“伏着！”

司马洛只好依言，两手按着车身，半伏在那里，让那警探搜他的身子，一面问道：“你们究竟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就是正想问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那警探说。

那个医院中人看过了余小韵，亦走过来问道：“你们的病人干了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对她干什么，”司马洛说：“她不是还正在安安静静地作画吗？假如我对她干了什么，她就没有那么安静了！”

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那医院中人问。

“我来这里是……”司马洛大感岂有此理：“你叫郭苏珊来吧，她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！”

“郭苏珊在哪里？”一个警探问。

“你在开玩笑！”司马洛说，“她是这里的医生！”

“她给你的同党捉走了！”那警探说。

“什么？”司马洛愕然地看着他们。

“你们进来捣乱，把郭苏珊捉走了！”

“那不是我们！”司马洛叫道，“我不是跟他们一起来的！”

“有人看见你从郭苏珊的写字间跳窗逃出来！”

“我不是逃出来！”司马洛说：“我看见有人捣乱，我就尽快过来保护着余小韵。跳窗下来是最快的路线。两点之间，直线最短，这是最基本的几何原理，你们明白吗？”

他们也许是明白这几何原理的，但是他们则显然并不相

信司马洛所讲的话。

司马洛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“我们还是回到屋子里再谈吧。但是余小韵，请你们一定得派人保护着她！”

“她在这里是安全的！”

回到医院里，打了一个电话给余小韵的父亲，就能证明司马洛的身份及来意了。那个带着警探来的医院中人原来是这医院的院长。

他说：“我们的病人，我们懂得怎样处理，用不着你来帮忙！”

“我不是帮忙你们治病人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只是希望余小韵能供给一些情报！”

“你不能自己来骚扰病人，”院长说：“你要知道什么，你得先通过医生！”

“我就是通过医生，”司马洛说：“我正在跟郭苏珊医生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捣乱，我恐怕那些人是为了余小韵而来的，我立刻赶过去保护着她。嗨！究竟郭苏珊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们告诉司马洛，那些捣乱的人原来有很多个，他们与保安人员相打起来，忽然有人拿出枪来。这里的保安人员是没有枪的，有人拿出枪来，他们就不能动了，只好任由他们摆布，而这些人却把郭苏珊劫去了。

他们走了之后，医院中人就报警，警方就赶来了。

“你们也来得真快啊，”司马洛对领头的那个警探说：“但是你们却不能中途截住他们？”

那个警官显得有点尴尬。他说：“本来这里路不多，开车走是差不多一定可以给截住的。”

“那你即是说，”司马洛说：“他们不是开车走的了？”

“他们是开车离开这里的，”那个警探说着，用手在桌面上比画着，画出了两条路线和地势来：“但是他们开车到这里的山上，就有直升飞机来接应，车子奔下来了。我们没有准备，不能够追直升飞机。”

“你们看见直升飞机？”司马洛问。

“来时看见有直升飞机在天上飞过，”那警探说：“但我们当时没有注意，你知道的，这个时代直升飞机在天空飞过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，而且，他们弃下了车子，假如不是乘直升飞机飞走了，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司马洛用手揉着自己的额：“岂有此理，我竟搅错了，原来他们来的目的是郭苏珊，而不是余小韵。但是，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们？”那警探问。

司马洛转向院长：“也许你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？”

院长耸耸肩：“我不知道，郭苏珊只是一位医生，她从来都没有这一类的麻烦，但是你来了，就有了，我猜，这应该是与余小韵有关的。”

“但是捉走了医生干什么？”司马洛说：“你们又不是只有这一位医生。”

“你告诉我吧！”院长说。

“你们有没有失去其他什么？”司马洛问：“他们除了捉走郭苏珊之外，还有没有拿走什么？”

“这里……”院长挥挥手：“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走什么，闭路电视就是不监视这里面的！而这里东西又多，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失去了什么。”